

■对话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刘建东：有限的文字与无限的空间

□本报记者 许莹



记者：您的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您是如何想起创作这样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小说中有关画像技艺的描写很生动：如画线、打方格、毛笔笔头浸入糨糊处理、沾炭精粉等……为什么选择以“画像”的方式打开这段历史？在您看来，绘画和写小说有哪些相通之处？

刘建东：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时期，我阅读了大量以前的党史资料，以及我曾经生活过的邯郸的历史资料。阅读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唤起我的记忆的过程。少年时期曾经经历的往事，会不自觉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记得小学和初中时，每年清明时节，学校都会组织去烈士陵园瞻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建筑和事迹，成为我成长阶段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重新阅读，让那段记忆复活，它们勾起了我文学的想象。另外，十三四岁时，我曾经短暂地跟一个姓徐的老师学过炭精画，这也让我对这一中国传统民间技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段经历在我的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转换成一个小故事写出来。所以，当这两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不断碰撞后，写作的冲动便慢慢转化成细腻情感与渐渐浮现的人物，于是，便有了这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这篇小说是对历史的敬意，更是对深埋在我记忆深处的情感呼唤。

艺术都是相通的。绘画和小说都注重细节，而细节是决定两者成功的关键。我在绘画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对细节相对敏感把握，对小说创作也非常有帮助。细节是人物传神的灵魂，细节让历史栩栩如生，让情感波澜壮阔。还有绘画的构图，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小说中的结构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记者：“无法完成的画像”不仅是讲述人“我”心中一直牵肠挂肚的未解之谜，也是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的叙事钩子。小说在叙事结构与表达视角上有怎样的考量？在细节描写方面您有哪些独特心得？

刘建东：短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字数少，但远远不是讲好一个故事那么简单，它也需要巧妙的谋篇布局，需要很高超的艺术水准。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想写一个平淡而表面化的小说。我在意的是小说本身的艺术张力，在意的是讲述故事的方式，在意的是故事之外的延展。所以这篇小说从个人化的、不寻常的角度入手，去讲一个失败的画像过程。画像的过程虽然

并不复杂，却又深藏着背后的历史与人物。通过三次画像的较为准确而详尽的细节展示，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的一波三折。

这是一篇有关细节的小说。历史可以是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也可以是和风细雨般的涓涓细流。而历史无疑是由众多细节串联而成的，在文学的旅程中，细节展开的时候，才是历史打开的正确方式。而细节能够直抵历史深处，直抵人心深处，就像是在宣纸中落下一滴水墨，蔓延开的是它后面的更宽广、更宏阔、更激情澎湃的背景。最好的小说是无声处听惊雷。这篇小说就是想努力达到，在有限的文字之内、有限的故事之内，要写出的不是有限的文字，而是无限的故事和无限的空间。有限的故事足以提供无限的时空，有限的细节背后涌动着磅礴历史，而有限的人物是无数面孔的叠加。

记者：您的小说总会让读者看完之后还想再看一遍，《无法完成的画像》就是很好的例证。您在创作时有过专门的情节设置和安排吗？这种小说从结构上来说是不是更考验作家的专业能力？

刘建东：是的，这篇小说看似情节并不复杂，故事的线索也很单一，但确实考验一个作家的功力和水平。衡量一篇小说的好坏，并不单单是小说展现出的故事和意义，还要有技术——小说的技术。这种技术是隐藏在情节和人物背后的。比如这篇小说三次绘画的设置，前两次是展示无法完成的过程，而最后一次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和人物的关系。这就使小说有了韵律和节奏，有了自然的张力。另外一条隐藏其中的技术线，是埋藏在故事中的时间线，从开始时的1944年，到3年前，

再到向后推的13年、10年……这些都暗示着小脚的年龄和她母亲的生活轨迹：1931年出走；1934年抱着小脚回来；1941年单独离开；1944年师傅画像；1945年师傅离开，同年10月份邯郸解放；1950年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落成；1951年“我”画像。这条暗藏其间的时间线非常重要，它参与了整个故事的进展和人物之间关系的联接。所以，小说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远不止有思想性与文学性。

记者：《全家福》《十八拍》《女人嗅》《一座塔》《羞耻之乡》《阅读与欣赏》……在您的一众作品中，您各有探索、绝不雷同，让我们看到了小说的多种可能性。此次《无法完成的画像》荣获短篇小说奖中也谈到小说，“幽微剔透，沉静隐忍，实现了革命英雄叙事传统的新变”，请谈一谈先锋文学对您的文学与创作观念的影响。

刘建东：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先锋文学给了我充足的营养，给了我震撼心灵的文学观念的撞击，所以，从踏上文学写作之路，我就走在一条不断地要去尝试种种写作可能的道路上。如果说，开始的写作可能更多地注重形式，注重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外观，讲究叙述的独特性，讲究故事呈现的方式，那么，到后来，我越来越感觉到，先锋只是一种理念，是一种要不断超越自己的文学理念，一种不断要否定自己的文学冒险。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观念——写作的观念：一个不能停止自己对写作的思考的观念，一个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不自信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我看来，过度的自信会守着一个一成不变观念，而对自己的不自信，会催生一些改变，一些否定之否定，然后不断前行。

小说的天地永远不是固步自封的艺术自留地，永远不是终点，永远有未知的领域，未知的可能在等待着一个优秀的作家去发现并作出努力尝试。我觉得这个过程值得每一位作家去冒险。

记者：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时间背景是从1944年春到1951年，也就是从抗日战争绵延到新中国成立后，小说用时间线串联起故事的不同面向。与此前我们看到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不同，全篇未着一字于战场，却尽得革命英雄精神之华章，亦如“踏花归去马蹄香”“娃声十里出山泉”等历史上经典的艺术典故，意境尽现。在您看来，短篇小说有无“意境”可言？

刘建东：有的。短篇小说是最讲究意境的，有如国画。我说过一句话，于无声处听惊雷。短篇小说就是要达到这种目的。短篇因为篇幅的缘故，它既不能像长篇小说那样洋洋洒洒，又不能像中篇小说那样意味深长，只能是意犹未尽，在有限的字数空间、有限的故事空间、有限的叙述空间内，尽可能展现出一个无限的空间。所以，这就需要技术，需要意境的烘托，来达到一个最佳的艺术效果。这篇小说虽然未着一字于战场的铺陈，却用时间，用一句话，用深埋在故事后面的故事，串起或者暗示了历史宏大的背景，如同国画中的一叶扁舟、一朵浮云，来表现整幅画的含义。

记者：读毕小说，还是有许多疑问，比如究竟是谁烧掉了相册？第一幅画像为何丢失？小脚的母亲为何失踪？师傅又

为何不辞而别？……对于这些尚未确切交代的空缺，读者也有很多不同的猜想，您本人有设想过或者说有自己的答案么？

刘建东：回答是肯定的。我肯定是有答案的，如果没有确切答案，那么，小说是不成立的，而人物、故事以及背景，就都丧失了站立起来的条件。其实，这些答案都在细节当中，有的只是在一两句话中，好的叙述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四两拨千金。好的小说，不需要时时、处处去交代、去解释，而是在自然的叙述之中，去寻找答案。也许，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阅读出发点不一样，所以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出现某些偏差，这是允许存在的。小说就是这样，它只是展示出了作者的一种可能，而更多的可能会在不同的理解中，慢慢地丰富起来。

记者：短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还入选了2021—2022年度《中国作家》·芒果“文学IP价值”排行榜，您认为这部短篇小说的影视转化价值在哪里？在影视转化方面您有哪些期待？

刘建东：首先我要感谢《中国作家》·芒果“文学IP价值”排行榜的评委们，对我这篇小说在影视转化方面的认可。任何一个作家，都不会希望让自己的创作成果束之高阁，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有更多的读者，能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尤其是影视化的传播，让原著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体现出它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我无法去评判这篇小说在影视方面的价值，我只是觉得，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转化成不同艺术门类的想象空间，它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小说虽然篇幅短，却在有限的文字中涌动着长达数十年的时代背景，而这一独特的年代，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小说提供了一个好的足以去延伸和发挥的故事框架，同时，也提供了人物情感的基础。

记者：什么样的短篇小说更能吸引您本人？

刘建东：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我喜欢的短篇小说有很多，可能会有不同的类型，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看到以更多方式来展现短篇艺术魅力的小说。所有让我感到能触及到人类真实情感的、能够直抵心灵的、有着独特叙述方式和角度的短篇都会让我爱不释手。近几年来，我比较专注写短篇小说，我觉得短篇小说更能精准地把握一个人物瞬间的真实表情，一个故事呈现在历史中的复杂片断，一段人间情感的涓涓细流或者喷薄而出。

记者：在当代文学叙事中，特别是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如何更好地激活历史记忆中的生命经验？

刘建东：这是个很宏大的命题。革命历史题材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富矿，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没有被文学发现，还有很多沉睡着的矿藏需要作家们去深入地挖掘、真诚地探寻。我觉得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使命，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优势，我自己的理解可能有失偏颇，但我觉得，革命历史题材的突破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内容的突破，一个是形式的突破。前者是对历史的再思考再认识的过程，后者是探索更多写作方式的可能性。

记者：接下来您有哪些创作计划与打算？

刘建东：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继续深挖，继续写一些中短篇，同时，可能会为新的长篇写作而积蓄资源。

■短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余秋雨等学者散文的出现并引起巨大反响，学者散文已成为继文化散文、女性散文后又一文坛的重要分支。由学者、文艺评论家蒋述卓撰写的散文集《生命是一部书》（花城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其内容之丰饶有趣、思想之伟岸精深、语言之清丽考究，让读者大饱“眼”福，堪称当代学者散文的又一喜人硕果。

这是一部摇曳多姿的生活之书，该书融入作者多年的生活和行走体验，阅读的过程仿佛一次次新奇有趣的探寻之旅。《一个“给你点颜色看看”的国度》记录了印度的一场“视觉盛宴”，展现了多元广博的印度文化；《在槟城的温风暖阳中穿行》抒写着有着传奇色彩的雨季国度，以及当地人温情浪漫、惬意自如的生活状态；《走入草原深处的秋》记述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秋色秋景，呈现了大草原的风姿魅力和蒙古族人民的壮志豪情。关于对山水的热忱，作者在《平生难解山水缘》中表示，主要源自读研期间的一次艺术考察经历，后来《山水美与宗教》一书的写作也缘由于此。于是，“乐山乐水乐诗书”不仅成为其独特的治学方法，也是人生状态的真实写照。

其次，这是一部至美至善的人性之书。所谓大千世界，“人”才是最美的风景。《在那高高布达拉宫》以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灵塔之谜为线索，揭示了作者的传奇人生，写出了他爱民如子的奉献和担当，故此，布达拉宫在作者眼里除了是供奉神的圣地，更是供奉人性的高地。《赤水情缘》《问向苍天“红军井”》《汕尾四日》通过当地翻天覆地的变化，表达了对周恩来、彭湃、丘东平等革命先烈和妈祖等英雄儿女的怀念和敬仰。《戒台读松》实为“借松喻人”，指出那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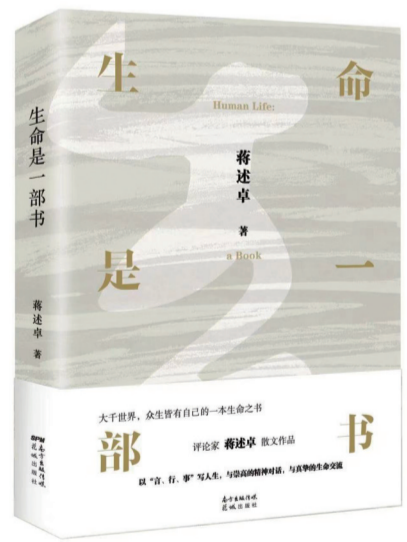
真诚可贵的生命之书

——读蒋述卓散文集《生命是一部书》

□杨璐临

受人追捧的名松有的不过是徒有其表的沽名钓誉者，相比之下，广州的美景美食如数家珍，还对广府文化、珠江文化、岭南文化等颇有感悟。这使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怀揣着这份对故乡的牵挂，并生发出在新的时代方位和历史机遇面前，对广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探寻和思考，这些都是作者作为岭南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觉。

在《跋》中，蒋述卓称自己的“散文写作属于刚起步阶段”，这显然是自谦之词，因为无论从该书展现的学识涵养、思想洞见还是审美旨趣，其散文创作可谓自成一家。但这或许也是其肺腑之言，因为他曾表示“我并不期望我所做的工作被后人视为什么经典，我只是将它当作我能享受愉快、寄托心情、安放精神的田园”。如此，对于这本优美隽永的文集，我们如饮甘醇，对于“未完待续”的生命之书，我们怀抱信心与期待。



■新作快评 王学芯长篇组诗《彼此的彼此》，《钟山》2022年5期

记忆·目击·凝思：王学芯的诗歌智慧

□张德明

对王学芯长篇组诗《彼此的彼此》的阅读，是我近年来诗歌阅读中刻骨铭心的一件事。这种难以忘却的审美体验甚至超越了以前阅读和评论过的他十几部诗集的经验记忆。当然，这丝毫不影响那些诗集的创造性价值所在，只在强调诗人近年来在题材策略、精神维度、视角选择等方面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组诗体现了宏大而又精微的历史洞察与生活观念，将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与仿真维度高度融合，并以此为切入点，开启了一个花甲诗人的写作方向。对日常生存的崇敬与审视、对现代欲望的焦虑与不安、对生命精神的缅怀和重建、对民间立场的站位与坚持，诗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体验、理解和表达，理想地体现了诗人独有的文化价值观。诗人在解析现代社会生活纵横片段时，已经确定了历史的纵深坐标，过去和当下在记忆与想象的碰撞、交会、阐释中虚实相映，熠熠生辉，形成了一种难得一见的浩荡阔朗诗境。

勤奋和积累使王学芯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诗歌写作“劳模”，他是一位依靠自己的学养和情怀经营着自己诗歌事业的真正诗人，他倾力表现的是生活本身的原生态结构，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执行诗歌整体话语、结构、视角的坚定性，这使诗人很自信在传统和现代的过渡中进行独立性处理的同时赋予了很少见的生动、鲜活的情景意象。他以理智和反思的写作意趣，表达成熟理性的生活主张，揭示想象和推断存在世界的内在隐秘。既有凿凿在日前的精神传统，又有精密宽远的现代元气。诗人以自觉强烈的解构意识阐释重构现实的原生状态，对那些充满目的性甚至攻击性的生活斑块进行甄别、分拣、透析，维持生活秩序的良性走向。这种诗歌形式感的自律，使得王学芯的诗歌格外重视结构的打造和人性的探赜，旋律旷达豪迈，意象高远丰腴。“地面与山峦/没有人愿意天天完全相似/十个不同清溪涓涓细流或奔腾咆哮/清空使每面峭壁坦荡……直击自己位置/看到或囊括的全部内容/白昼延长/纯粹性的视野/不是闲情雅致的风景/而是另一次深深呼吸。”（《在十大名山上》）率真的文字使诗人凝练成了有深度、有温度、有强度、有密度、有高度并具有创造性和冲击力的诗歌结构元素，也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诗歌气质，让读者产生意外的“亲近感”。

随着岁月的递增，王学芯像一位不倦的使者，常常醉心于对人性、精神、欲望走失落败的持续发难，面对眼花缭乱的复杂零碎的日常情景，他竭力要唤醒那些曾经闪光热烈而今却显得有些荒疏沉睡的生存世界。“朋友抽象/朋友坐在苍穹之上/云做的纸杯泡茶/形态中的一点浮游深度……握住的手/指骨仿佛特别柔软和友好/带着的微笑/交情/如同日益着色的一种腔调/囊括起蒸腾的一切……似乎始终没有断裂的维系/始终在如此的过程中延续下去/融洽地饮一杯几个小时的茶/直到纸杯疲软变形/茶片积淀/不再沉浮。”（《彼此的彼此》）诗人瞭望那些变形走样的生活图景，不动声色地端详着随波轻浮的世间物象，透彻的洞察之余表达了深刻而平静的反拨与校正，在平淡之中表现了一种默默的疼痛，对人性的逼仄、灵魂的变异和个体的不正常状态表现了彻骨的失望。同时，思绪的心酸，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此形成了一个隐喻密码系统，迷失与寻找、隐忍与无奈、从容与沉静、理想的感伤和心理的撕裂，都在朴素诚挚的古老诗意中化为凝视和感知的深邃对话。诗人在宽广的人性世界中用寻根和守望的超强信号对友善和诚实表现了由衷的点赞，平常之处见深意，文字光滑，意境迷人。这是一种当下亟须的诗歌精神。

《彼此的彼此》的精彩还体现在它以疏解记忆的方式回应现实的精神性寄托，始终以纯正的姿态带着关怀和温暖写作，在不完美的世界中表达一种完美的期望，实现现实和历史重逢的可能，具有强劲的时代承载力。诗人观察着这个世界的细微变化，在确立精神立足点的时候，随时体现了致敬时代的渴望和冲动，从而根本摆脱了个人日记的梦幻性质，直面现实和存在，构成这组诗的主旋律，坦荡地表达了时代不灭的思索、激情、理想和诗意。组诗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断地借助记忆、回想和对比，展开对现实景象的体悟和感受，貌似可能导致人们经验世界的寒凉乃至紧张，但诗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却充满温暖和善意，虔诚于地，温厚款款，实现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超越和升华。王学芯是一位既心仪传统又愿意与时代深度交流的诗人，他所具有的感人至深的用心品质使他赢得了珍贵的审美信任。